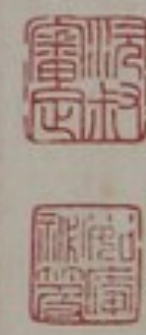
洪範政鑒卷第七之上

金行上

傳曰好戰攻鄭康成曰參伐爲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鄭康成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謂師出不正反戰不勝也飾城郭鄭康成曰昴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塗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侵邊境鄭康成曰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鄭康成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漢書音義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鑄也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



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鄭康成曰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厥咎僭鄭康成曰君臣不治則僭差厥罰常陽鄭康成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跡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厥極憂鄭康成曰殺氣失故於人爲憂時則有詩妖鄭康成曰詩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孽鄭康成曰蝝螽蜩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屬金時則有犬禍鄭康成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鄭康成曰言氣失病時則有白眚白祥

惟木沴金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仗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商頌長發之詩也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周頌時邁之詩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顏師古曰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死生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顏師古曰睢音呼季切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

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顏與沍同沍凝也師古曰涸讀
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言之不從從順也
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大雅蕩之詩也）言上號令不順
民心虛譁譸慢則不能治海内失在過差故
其各僭僭差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
故其罰常陽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
故其極憂君炕陽而暴虐（顏師古曰涸枯涸之意謂無惠

澤於下 臣畏刑而柑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之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曰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之孽

金不從革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錢錢銷皆
飛上去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後
坐巫蠱事屈氂戮死（鐵飛屬金不從革）

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錢不下隆隆如
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
地陷數尺鑪中銷鐵散如流星上去其夏帝
舅王氏五人封侯王鳳秉政爲王商譖免官
自殺又許后坐巫廢而趙后賊害皇子帝遂

亡嗣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取長安金狄承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留霸城此金失性之異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前此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五刻止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王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性而爲變

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
悟終敗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
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爲變也
晉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
粟者王毋疑不祥毀之覃惠帝之子立太子
卒爲司馬越所殺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還家多變怪
覽照不見其頭此金失性爲妖也尋爲敦所滅

海西公太和中會稽山陰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旦失所在惟船存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商仲文覽照不見其頭尋亦誅占與甘卓同

後趙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亦失性之罰

南齊明帝建武四年帝出舊宮送綏安主降嬪帝輦上金鳳皇翅無故自折落地明年帝

晏駕
陳後主祥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
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四
散燒人家時帝與隋雖結好遣兵度江掩襲
將士勞弊東治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變者
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當以
和好爲固無鑄兵黷武以害百姓後又遣陳
紀蕭摩訶數寇江北民不堪役未幾爲隋所滅
唐明皇初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後

姚崇秉政澄汰僧尼其法頗峻亦金失性所致

石祥

劉歆曰春秋石言于晉案金石同類亦金不從革失性之應魯昭公八年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曠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令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時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在絳西臨汾）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驗

秦始皇三十六年石隕東郡民或刻其石曰

始皇死而地分此皆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
陰不附所致一曰石陰類陰持高節臣將危
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反夷滅其旁民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秦滅）
漢昭帝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聲
民視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眭
孟曰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
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曰自
上下者爲擯厥應泰山之石墜而下聖人受

命人君虜於澤小人

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

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雉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略等民俗曰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篡死罪囚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寖廣明年誅

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

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隕石于壽光左氏曰
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
立于寶曰孫皓承廢故家得正位之應也或曰
孫休見立之祥
孫皓天璽元年石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

十餘丈皓初脩武昌離宮有遷都意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大舉出華里皆飾城郭侵邊境之應未幾吳亡

晉惠帝大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千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被弒

後趙石虎時濟南平陵城北石獸夜移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虎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使朕平蕩江南之應

後齊後主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有文曰齊亡走人改之爲上延以獻帝以爲嘉瑞後周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走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石隕於武安滏陽間十餘占石隕者君有危殆後七年帝晏駕

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
牀之所未幾變爲玉案占玉者至貴賤將爲
煬帝大業末盜賊皆僭名號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
千年識者曰千年者身後之意令稱立千年
者禍非遠明年被弑
五代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一夜御明德門宣
赦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飄
數十步而龍首斷識者曰石國姓也石氏其

遷乎後果陷虜

玉祥

魯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王子朝以成周寶圭
沈于河冀獲神助明日津人得之河上陰不
佞取將賣之則爲石時王子朝簒天位萬民
不嚮號令不從故有玉變爲石貴將爲賤之
驗後二年王子朝奔楚死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見
素車白馬從華山上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

池君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沈璧也晉惠帝時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次眞定時久雪當門數丈獨消釋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表送之爲瑞然馬無齒則不食矣衰之兆前趙劉曜時長安人劉終於終南山墟處得白玉方尺有文曰皇亡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噩酉小衰困闇喪嗚呼赤牛奮

鞫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兆劉均曰
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墮其凶爲玉於山石
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墮石壞象國傾人亂皇
亡皇亡之於臣下山墮石壞象國傾人亂皇
因而昌令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
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
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
謂東井秦分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
趙分也此言秦將滅以構成趙也噩者歲之
次名作噩也言作噩酉年當有敗軍殺將之

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名元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曜憮然改容後果如言

後齊文宣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案占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入周隋祖受周禪焚柴太山告祠之應

唐高宗上
十三一元三年楚州刺史崔佐獻定國寶
役二玉雞毛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辟人間兵
無雕鶚之迹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西王母
白環所在外國歸伏六如意寶珠大如雞卵
七紅韎鞨大如巨栗八瑯玕珠大如九玉缺形如
玉環四分缺一十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
陷入印中十一皇后採桑鉤如箸屈其末十
二雷公石斧十三關竇之日中白氣連天初

楚州尼曰眞如有人接之昇天天帝曰下方有災令第二寶鎮之即以十三寶付眞如時肅宗不豫以爲瑞乃改元寶應傳位皇太子

洪範政鑒卷第七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七之下

金行上

言之不從

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禍三郤其當乎夫郤氏晉之寵人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温季也犯侵也迂夸誕也伐矜尚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

將與焉立亡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晉殺三郤齊殺國佐皆言不從之咎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條晉地敵來侵已當戰時而生故取仇忿之義名子其弟以千畮之戰生名之曰成師桓叔也千畮亦地名意取能成其師衆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是以政成而民聽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仇嗣立是爲文侯文侯卒子昭侯

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爲曲沃伯）後晉人殺昭侯（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而納桓叔子嚴伯殺之卒滅其國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伯廖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弗過之矣（言無道德而大其屋不過二歲必滅亡）

閻一歲鄭人殺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高子容齊大夫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汝齊晉大夫司馬侯）汝齊曰二子

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
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敝專則人實敝之將及
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穆叔即叔孫穆子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
趙孟晉卿趙文子
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
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宣子名
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季孫
謂季武子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

夕將焉用樹穆叔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
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孝伯卒
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周景王使其卿劉定公名夏時孟與諸侯會於虢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
禹功而大庇民乎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
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曰趙
孟焉晉正卿以主諸侯朝不謀夕棄神人矣
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謂其即死不復）
見明年（即公子鍼）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趙孟問

秦君何如曰無道孟曰亡乎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孟曰不數世而弗能敝也孟曰天乎其幾何言幾當時曰鉏聞國無道而朝夕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后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自以年暮誰能待五蔭謂日之蔭影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惕日其與幾何是冬趙孟卒又五年秦景公卒

楚公子圍會盟圍楚恭王之子也爲令尹與齊宋衛陳蔡鄭會于虢設服離衛設戈在前離列人君之服二人執之侍衛也魯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君哉穆子叔孫豹也伯州犂曰此行也假之寡君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子羽公孫揮字也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晳殺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子晳鄭大夫公孫黑子且自憂此無憂令尹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國子齊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伯州犂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爲圍所殺故言可閔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以成事事成而樂也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齊子衛大夫齊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退會子羽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

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皆
取憂之道也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憂兆也）
言以知物（物類也）其是之謂矣（知禍福之類）
晉籍談如周葬穆后（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后）既除喪
而燕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
何也（謂獻物）籍談曰諸侯皆受明器於王室故
能薦彝器（明器明德之器彝器可寶用之器）晉居深山戎翟
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談歸以語叔向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今王樂

憂若卒以喪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爲之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達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王雖弗遂燕樂已早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憖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子貢曰君其不殁於魯乎夫子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愆昏失所爲愆

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子一人非名
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君兩失之後孫于邾遂
死於越
漢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
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后專政婦人以順爲
道故禮夫死從子命令專王事此言不從而
僭也
章帝建初五年東海六郡民訛言相驚有賊
捕至京師民皆入城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訛言白馬河出妖馬夜
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
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
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
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
之罰也

蜀後主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
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

言之不從初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改元建
元者緣君也今典亦言之不從也禮國君踰年改
君也今臣子之心不忍一年二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
母手書呼維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
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
誅死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
爲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祖宗之號皆身没
名成故雖功赫天壤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

之不從也後二年晏駕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
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
大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自遠來聲之
所往隨其所向遠者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
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
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偪倒畀之其人亦不自
知所以然此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
遠圖此言不從也何曾曰國家無貽厥之謀
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自永熙後王室漸蹙
天下大壞曾子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晉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號金墉爲永安
宮帝尋復位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廢太子覃爲清河王立成都
王穎爲皇太弟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
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嗣

不以勳故雖公旦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絶覬覦令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嗣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潁亦不終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

元帝永昌二年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則死療之以白犬膽爲藥自淮泗及京都百姓驚擾皆自云已

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灼之於是翕
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白犬暴貴至相請奪
其價十倍或有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
日得五六萬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裸
蟲人類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
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害由中不
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膽用武之
主帝王之運主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
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

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案中興之際敦以腹心
受伊呂之任而遂攻京邑又有異謀是以下
逆上腹心内爛及錢鳳沈充逆兵四合爲王
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劉遐蘇峻率淮
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朝
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白犬膽可救之効
海西公時庾晞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左
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
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果敗

大和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
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之應
桓靈寶篡立初改年爲大亨或曰二月了故
義謀以仲春發也靈寶又改年建始與趙王
倫同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
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勐與王愷羊
琇之疇盛致聲色窮珍極麗奢恣成俗石崇
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天下尋
亦淪喪此僭踰之各也

梁武陵王紀僭位建元天正蕭撝曰王不克
矣昔桓靈寶年號大亨以爲二月了今曰天
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敗
北齊文宣時太子商當冠詔令邢子才制字
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
乎子才請改不許曰天也因顧常山王演曰
奪時任汝悕無殺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
廢而自立商尋見害
後齊武成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

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終亦何異陛下宜
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
勤約也帝悅其言士開既導帝非道身又擅
權果爲誅殺
後主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韓
長鸞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
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
帝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周滅
後主既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

位於太子常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爲宇文亡曰是年六月武成晏駕宣帝在東宮時不脩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位摸其痕大罵曰死晚也及改元又爲大象蕭嶕離合其字曰天子家明年帝晏駕梁主蕭琮改元廣運江陵父老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被拘留不反梁遂廢

隋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

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上書者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英衣稱非帝王嘉名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爲羸者或言楊英反爲羸殃帝聞不懌遽改之其後勇俊斯乃布爲楊氏之秀皆廢黜煬帝嗣位終失天下卒爲大苦未也尋而天下喪亡遭荼炭之酷煬帝常謂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

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彌所不耐至
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議者
以帝惡直言讒諫士其能久乎未幾國亡
僭常陽若
劉向曰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
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京房曰欲得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
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
除師出過時茲謂曠李奇曰怨曠也曠
其旱不生上

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顏師古曰緣歷也歷衆處而求妃妾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皆魯地奢侈不恤民之効也釐公二年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莊公夫人與公子慶父通而

殺二君（慶君謂子般及閔公）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莊公弟也二其大夫有奔莒鄧公即位南敗邾東敗莒獲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曰齊桓既死炕陽之應諸侯從楚鄧侯文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之應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七月初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叔服周內史也）會葬（僖公）毛伯賜命（毛伯周卿士賜以命圭爲瑞信）又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公

子遂如齊納幣 納纁幣謂公爲婚於齊 又與諸侯盟上
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公主大夫
始專事 謂季孫行父也 有炕陽之應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先是曹伯杞伯
滕子來朝邾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
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
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
時犬夫始專盟會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
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

自成一曰陰之不雨近常
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
取彭城以封魚石鄭畔中國而附楚襄公與
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楚鄭伯使公
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
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敞曰昭公即位年十
九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牟夷

莒大夫也莒怒伐魯叔弓距而敗之昭公得入晉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比蒲魯地名晉叔向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君不忌君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失國乎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先是邾邑也魯地謂武城也翼邾地翼還經魯城也魯襲取邾師城翼還獲其三大夫邾

人懇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亦動衆之應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孫意如雩旱甚也
劉歆曰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后氏郈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
又季氏之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
共譖平子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齊
漢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絶時發
民十四萬城長安城之應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夏匈奴寇上郡詔灌
嬰發車騎士八萬擊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

居反使大將軍討之又後六年春天下大旱
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隴西後匈奴大入
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中大夫令免爲
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
京師河内太守周亞夫次細柳宗正劉
禮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也
次霸上祝茲侯徐厲次棘門
三將軍屯皆勞
役動衆之應
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
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
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
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

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天漢元年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又發三將軍征匈奴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

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大子敗

昭帝元始六年大旱時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之應

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
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田廣明爲祁連將軍
類將軍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後將
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
將軍蓋師出
過時之罰也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時崇廣宮府之
應也又是春司馬懿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
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之應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至此月不雨時
明帝晏駕曹爽轉司馬懿爲太傅外示尊崇

實欲事先由己懿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
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
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雨咸以
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時征役煩興
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皓遷都武昌勞役
動衆之應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旱時帝納荀勗邪說
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踈上下皆蔽之
應又李憙魯芝等並在散職厥德不用之罰
十年四月旱時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數十
人入殿簡選母子號哭宮中聲聞于外此積
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
劉毅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
不赦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
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迭居要重
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
踰節之罰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
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叛解系敗績饑疫
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
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時司馬越遣兵入宮殺

中書令繆播等九人皆僭踰之罰又四方諸
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賊
害百姓流血成泥之應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楊州旱先是淳于伯冤
死凡旱三年干寶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
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永昌元年夏大旱冬又大旱川谷並竭
時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
踰無上故旱尤甚

成帝咸康元年六月天下大旱米斗直五百
人有相鬻者時帝以冲弱未親萬機内外之
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歲旱也至四
年王導固讓太傅復政遂不旱殆其應也
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
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年亢
旱亦舒緩之應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時帝在襁緥褚后臨
朝之應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時桓温強恣擅朝僭踰
之罰
簡文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旱時桓温陵僭征伐怨苦之應
拜踰僭之應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時破符堅諸將略地有入覲闕朝致
事徐豫又楊亮趙統攻討巴沔頻有軍役之應
十三年六月旱時北府遣戍胡陸荆州經略

河南郭銓置戍野王勞役之應
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冬旱時帝以仁恕
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竊弄
主相威福丘尼乳母親黨婢僕階緣近習臨
部領衆所在多上春録囚不以其事辜建康
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僭踰不從寛濫之罰
安帝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
恩擾動桓靈寶疑貳迫殺湯仲堪朝廷即授
以荆州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恭己内

外騷動兵革煩興皆陵僭憂愁之應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靈寶奢僭
之應
梁武帝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時帝起兵襄陽平建康連戰勞弊復與魏交
兵不止之應也
陳文帝太建十二年春夏不雨時周師掠淮
北始興王叔陵敗績淮北之地皆没於周之應
東魏孝靜天平四年并棣汾建諸州大旱人

多流散於時齊西魏戰於沙苑敗績之應
武定二年冬三年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
神武大戰芒山死者數萬
後齊文宣天保九年夏大旱時大發卒築長
城四百餘里勞役之應
乾明元年春旱時發卒數十萬築金鳳三臺
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
河清二年四月并晉五州旱時發卒築軹關
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中山

隋文帝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
首建立宮室百姓勞弊亢陽之應
煬帝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州旱時發卒百
餘萬築長城帝親巡塞表百姓失業道殣相
望之應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親征高
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悉遣築城發男女
無少長皆就役之應

洪範政鑒卷第七之下